

最近,王家卫导演的《繁花》热播,引起热烈反响。该剧有多种观看方法,对我个人而言,仅仅是看那些老房子里的人如何生活,就是一件相当动人的事情。剧中,玲子曾租下进贤路一栋老洋房的一间,虽有韵味,但毕竟老旧,屋顶时常漏水,所以有阿宝替她修补的一幕。

不禁想起儿时,由于父母工作忙,把我寄养在一个专替人带小孩的阿婆家里。她家在方浜路的一条弄弄里,进门是一个大院,上下两层,每户人家占据着一个小格子。阿婆家的房间不足十平方米,所幸还有一个小阁楼,约为房间一半大,有些雨天,水从天花板上渗下来,就用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接住。

上海人常说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用来形容阿婆的家,甚是贴切。房间虽小,家具也简单,但应有尽有。床朝南贴墙摆放,拉一道帘子,隔出厕所。另一侧是五斗橱,蕾丝纱布铺开,再放一些多年里外出旅游拍的照片,压上玻璃。刚好,上面还能放一台彩电。镜子、木梳、剪刀、针线,每一件小东西,都有自己的位置。小装饰也不少,屋里的墙贴了珠光墙纸,窗花、彩色吸铁石、阿婆亲手钩花的针织品,都烘托了一些温暖的生活气息。上世纪90年代流行过的水晶珠子,阿婆也买过一些,串了个紫色的苹果。最有意思的是,在人住都嫌拥挤的小空间里,还有一个精致的玻璃鱼缸,放在进门处的窗台上。童年时代,我喜欢站在靠窗的椅子上,往楼下的天井张望。人们来来回回,有时闲聊,有时在长满青苔的水边洗菜。到中午,公用的灶披间一起油锅,满屋都是荤香味。到我们一吃饭,一边猜测别家的饭菜,或聊一些奇异的听闻。

无论什么时候去,阿婆家里总非常干净。我发现她对空间的布局有自己清晰的规划,是因为一件小事。阿婆的丈夫比她大十余岁,后来患病,整天在阁楼上躺着。有一天,邻居来串门,说到冰箱上方原本贴年画的地方,怎么空出了一块。阿婆压低声音说,哎,那是为以后挂老头子遗像收拾出来的。那时我还小,这番对话使我惊讶。在那个男人还活着的时候,阿婆已经为他腾出了之后的位置。后来再回想这件事,总觉得这当中有一些感伤的成分。也许她意识到,人已无法留住,所以收拾出尘世的小小一角,愿他永驻,而这就像一种祈祷。

从7岁离开阿婆家后,我每年都回去看她。直到2015年,她被家人送进养老院,老房子也拆迁,便再无消息。有一回,我在网上看到一位外国摄影师的作品。那是一组弄堂人像合集,出乎我的意料,居然看到了这位阿婆。那是夏天,穿一件蓝色的碎花短袖衬衫。她站在弄堂口,手里拿着烟。那一瞬间,仿佛是永恒的。我也想起儿时待过的、螺蛳壳里做出来的道场,五脏俱全,细部堪称精细,才明白,一个普普通通的人,也曾对生活有过那样炽热的爱。

儿子还是戴小天才电话手表的年纪,个头却已经比我还高了。有天放学回家后翻出我的西装自己扮上,原来是年底学校搞活动,当爹的自然全力支持,贡献西装衬衣腰带,只可惜皮鞋配不了儿子42码的大脚,看着一双还挂着吊牌的新皮鞋,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三十多年前。

彼时我刚上初一,也是学校搞活动统一着装,要求男生都穿黑皮鞋。我回家翻箱倒柜,趿拉着父亲的皮棉鞋感觉不是事儿,最终捏着鼻子穿了一双大姑留下的上世纪50年代手工制作的女式猪皮鞋,老旧变形,毛孔粗大,而其他同学穿的是锃亮合脚的三接头黑皮鞋,受尽了嘲笑不说,从此也种下了对皮鞋的执念。上了高中后买了人生第一双系带正装皮鞋,每天擦油打蜡,精心伺候,几年后皮鞋长出一层硬壳,简直成了漆器。

皮鞋事件大概是青春期的起点,从那时起开始注意穿着打扮,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少年流行咖啡色十八褶的老板裤,后来升级为二十四褶的太子裤,裤筒更加肥大,裤脚窄小,酷似拉丁舞男的演出服。初中男孩上身搭配皮领子灯芯绒巴布尔夹克,高中的大哥们则披挂袖口缀商标的双排扣戛领西装,鞋子倒没有过多讲究,布鞋、黑皮鞋或者白色真皮旅游鞋,丰俭由人,全凭实力。

而那时的我,还处在穿松紧带运动裤和白球鞋的教室前排男生段位。直到上了高中,有了零花钱和自行车,我才给自己置办了一条太子裤。小小年纪在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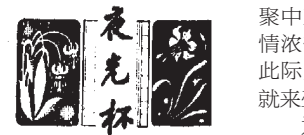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德国留学的大学里有几位美国教师,负责教授学术英语的词汇和写作。有时候聊起他们在德国的旅居工作的感受,总免不了总结为一句话:德国人好古怪的!比如说,他们在美国家里附近的商店买东西,出于礼貌,熟悉的店员总会跟他们寒暄几句,今天过得好吗?最近出门度假了吗?临别时再寒暄几句,祝您拥有美好的一天,走好走好啊。德国呢,店员们只负责埋头给你报出一个总价,你能不能听清看你的德语听力水平。

要是你主动跟他寒暄,你今天过得好吗?他顶多是抬起眼皮看你一眼,那目光就跟你刚才买的那一公斤苹果一样。

是的,德国就是如此,洋溢着一种社交“尴尬”的氛围。朋友家买了房子乔迁新居,请大家过去庆祝。德国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使劲赞扬,这房子好漂亮啊,这沙发好可爱啊!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事先发愁送什么大礼好。德国人非常务实,他们会查看窗户的密闭程度和墙体厚度,然后说,这房子这么大暖气费肯定超贵的,这墙体怎么还没做隔热,窗户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双层玻璃

循着乐声拾阶而上,我们步入那家老茶馆。松石蓝、湖水绿为主色的墙漆,繁复几何与纤巧藤蔓细密间杂的装饰纹样,朴拙老旧却一尘不染的橱柜,复古的阿拉伯风茶具器皿在斜阳晖映下暖光莹润。唯一一桌客人很年轻,睫毛卷翘如扇的红皮衣古丽语速飞快地笑谈,巴郎子们凝神静听,奶茶与糕点的甜香氤氲蔓延。

是这里吗?似乎和那家网红老茶馆看着不太一样。应该有个悬挂,铺盖着手工羊毛毯的斑斓空间,老茶客与旅行者盘坐



发市场里学着大人模样讨价还价,花二三十块钱买一条化纤裤,腰围往往过于宽大,要用在其他档位买的廉价腰带扎紧。裤子质地不佳,下水之后腰部松垮开裂,露出里面衬垫的绵纸,再穿就不够体面了。

适宜的季节,太子裤一定要搭配白衬衣,回想起来,我原始朴素的审美都是来源于青春期的

的后进生,我记得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班里那位后进男生从我面前经过,白衣胜雪的衬衫,藏青色的太子裤配黑布鞋,双手插在裤兜里,孤独地走在空荡荡的巷子里,竟然有些顾盼自雄的豪气。也就是那个时候种的草吧,后来我买了一件白衬衣,舍不得穿,穿过后必须原样叠好,久而久之,练出了一套叠衣服的手艺。再后来买过许多白色蓝色的衬衣,但引领我的已经不是当年的城乡结合部男生,而是詹姆斯·邦德在香港游艇会酒店里置办衬衣的场景,床上摆着的只有白色与淡蓝,可见其他颜色统统都是异端。

上班之后,开始对西装有了需求。我曾经连续几年去百货大楼某个西装品牌的柜台,盯上一套售价千元的两粒扣套装,最终在第四年打折时拿下,穿着这套西装出席了至少场个婚礼,完美完成了伴郎的职责。如今已经没了对服装鞋帽的追求,衣柜里的奢侈品牌从未穿过,因为版型并不符合亚洲人身板,不是我穿衣服,而是衣服套我。日常穿着就是快销品牌和淘宝货,社交场合也不过是固定的几套装扮,仅此而已。

而青春的记忆永远都在。

窗。他们也许还会拿出打火机对着窗玻璃一番审视,然后说,两层玻璃之间怎么没有隔热层,现在大家早就使用三层玻璃窗了,赶紧换了吧。

话说像这种重要的聚会也不一定非去不可。任何社交聚会都可以说不,只要那不是政府企业文件明文规定的或者你签署了什么同意的,那就是没有“义务”的。

别家婚丧嫁娶各种大日子,亲朋好友小酌的邀约,同事聚餐,同业年终聚会,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,哪怕时间有冲突实在不能全部到场,我们也会反复担忧,这样很失礼吧,别人会有想法吧,这样不太好吧?然而在德国这个社恐者的乐园,但凡你不想去赴约,就不必勉强自己,都不需要解释什么理由,只简单说一句,很遗憾我不能来。

如果说想要表现得更友好一些,可以说已经有约了,不必说明约了谁。或者解释说,心情不好不想出门,在德国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,虽然在其他国家有可能

在一起吃喝弹唱,大家聚会般热闹非凡。可此前来过喀什,还在老街民宿里住了几日的同伴说,应该是吧,听得出语气并不确定。包头巾老板娘热情地递上菜单。不管是不

弹都塔尔的老人

王萌萌

是,喝杯茶总没错,另一位性格极爽朗的同伴征求我们意见,想抢着买单。

那是喀什采风行程的尾声,距离告别前夜“最后的晚餐”还有一个半小时,我们“放羊”般散落在以汇聚中亚各国特色、西域风情浓郁著称的千年古街。此际点吃的显然不合适,就来壶玫瑰红茶吧。

为了多看看街景,我们于小露台就座。六七平方米的面积,仅够摆两张桌子,还因两侧连通楼梯需留出通道而不得不将桌子贴边放置。正对着店门、向街面探出的部分,是四名奏乐者的“舞台”,正是他们的演奏吸引了我们上楼。茶未上桌前,一位同伴去洗手间,另一位同伴伴下“巡视”取景。我独坐桌旁,有一小会儿完全不想动,任心神随乐声驰骋,同时观察近在咫尺的

的气质,近似中巴公路沿途所见的久经寒暑风沙的山石,而眼前这四位则因奏乐的缘故具有飞扬轻灵的姿态。

实际上这四位的衣帽搭配各有特点。同样是黑皮衣,最年轻的是外翻的毛领配棒球帽,年长的里面露出瓦红色衬衣,头戴瓜皮帽,轮廓最像汉族的是鸭舌帽和黑色羽绒服的常见组合,看起来最年长的反倒穿得最轻薄,黑色菱格毛衣搭小翻边羊毛毡帽,有点英伦绅士的意思。他们的穿搭与所奏乐器也颇为匹配,棒球帽打手鼓,红衬衣大叔弹冬不拉,鸭舌帽吹笛子,而毛毡帽大爷手中是最具有维吾尔族特色的乐器都塔尔。

我是去年春季在南疆才真正搞清楚都塔尔和冬不拉的区别。传遍大江南北的《新疆好》的歌词让我

办公楼远处的绿色植物。举手臂。握笔、摸键盘过久,双手和两臂酸胀感总会不期而至。此时,我们不妨站在桌椅一旁,将双手捧在胸前,接着将右手掌向上升,左手掌向下按,尽可能地向上、向下

健康

直接被拉黑。

即便你参加了聚会,你也完全可以提早走人,说走就走,完全不用顾忌在哪个时间节点走更加妥当,你就是这个时间节点。不用考虑全场领导或者长辈都还在说话,你忽然站起来走人,大家都会转头看着你。是的,大家都不

免受到惊扰,转头目送你离开,但是不用担心,他们注

视你的时候心里没有在想,这伙怎么这么不懂事,等着瞧吧,以后落在我的手里我一定给他小鞋穿。

在德国,同事是同事,朋友是朋友,泾渭分明,下班时间一到,同事可以老死不相往来。即便在街上迎面遇见,你都可以不打招呼当没看见。只有上班时间,你的同事才不是透明的。作为一个深度“社恐”者,我从来没有这样无所顾忌地隐身过。我能背诵所有冗长的学术术语,但是我们小组的各位教授、博后、同学,我能叫出名字的只有我导师,其他人只有在研讨会现场,我才能靠脸来识别。

尽管大多数人可以在德国保持长期社交无能不会有任何后

从小就知道了冬不拉,来到新疆后,见到所有长得像长柄大水瓢的弹拨乐器都以为是冬不拉。直到在阿克苏地区新和县参访一个非遗乐器传承村落,亲眼见到几种常见乐器的制作过程,这才知道冬不拉和都塔尔都是两根弦,冬不拉有出音孔、琴头;而都塔尔的琴颈比冬不拉的更长,无出音孔、琴头。从音色和音量上来讲,起源于哈萨克族的冬不拉音量大、音色铿锵,适合弹奏节奏快、情绪奔放的乐曲。而最受维吾尔族钟情、也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都能寻到踪影的都塔尔,音量虽小却音色柔和、清脆婉转,更宜抒发潜藏之深情,故而维吾尔族歌手喜欢以此乐器自弹自唱,也是十二木卡姆最重要的乐器。从我们的位置望去,恰似在“舞台”前方投下一轮巨大的光晕为背景,乐手们侧身逆光成剪影,犹如某部歌剧高潮部分的剧照。

那位弹都塔尔的老者,自始至终眼睑低垂,沙丘的纹理与冰缝的沟壑在他高耸的眉脊、鹰钩的鼻骨、紧抿得几乎看不见的薄唇之间起伏蜿蜒。四人中,他的动作幅度最小,除了手不停弹、拨、挑、扫之外,只有头不时随着乐曲的旋律俯仰。

后,才知道扩胸运动的益处。让我们双手握拳先伸直于胸前,接着让双臂往两旁尽量扩展;为增加运动的乐趣,还可以做拉弓放箭的姿势。这些动作对宣发我们的肺气,有着很好的作用。还有两种微运动,我还是想说一下:一是跺脚,二是深蹲。据现代医学研究证实,这两种微运动皆有利于促进人体血液循环,可以温补肾脏,激发中气,改善肾功能。

五柳先生有云: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。我不得不说,梦想很丰满,现实却很骨感。那不如,既来之,则安之,请坐之。而在紧张工作之余,我们可以做做惠而不费的微运动,让我们的心灵与身体也稍微透透气吧。

在德国“尴尬着”

孙 未

孙 未

孙 未

果,但是很多德国人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很会聊天,公共场所经常有陌生人跟别人搭话。比如夏天在公交车上,有一位老奶奶非常大声地在我面前说话,我胆怯地左右环顾一圈,没别人,那显然就是在跟我说话了。她说,这天气太热了,公交车里没有空调,这让人还怎么活下去?她对我反复说了五六站路,说得满头大汗,力气渐弱,我想不回答也不好吧,就安慰她说,是呀,天气太热了,哪里都没空调,不要说公交车了,连健身房都没空调。老奶奶顿时再度“社牛”附体,高声跟我互动道,这天气出门散步都嫌热,居然还去健身房,没空调能怪谁,这不是自作自受吗?嗯,德国人可真会聊天。

所以说,在德国大可不必担心因为自己社交无能得罪人,或者做出尴尬的事情来。只要你不觉得尴尬,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在德语中有一个动词,意为:“替别人觉得尴尬”,这个词在中文、英语和法语中都找不到可以直译的替代词,可见德国人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。有时候觉得这种社交行为还蛮有意思的。



龙腾 (书法) 朱晓东

那旁若无人的神情太迷人了,我忍不住拿起手机抓拍。可从我的角度,只有透过年轻的手鼓乐手侧脸与鼓之间的空隙,才可能“捕捉”住那叙事性十足、想象空间无限的画面。去洗手间回来的同伴说搞错了,网红老茶馆原来在隔壁,不过如今那店门喝茶的老人都是雇来的,不是当初的味道了。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

如今,每当看见这位弹奏都塔尔的老人的照片,我便会回忆起那段在南疆大漠间、胡杨林中、雪山下、冰湖畔、古城遗址、边境县城等地所见所闻所感的故事……

七夕会

七夕会